



春日山居

□王保利

春日山居好，尤佳是仲春。在云台山黑石岭隐山民宿小住，午后，我在庭院写一篇《桃红在野》。缘起昨天去小寨沟，途经子房湖，那一树树桃红扑入视野，让我忘却春山，不念碧水，这抹桃红映在心田，红润润地生根发芽了。

于是，我便想把桃红从心底打捞出来，让它成为心中旖旎的风景。

春风拂过，庭院里的两棵海棠花忽地醒了。粉白的花瓣薄如蝉翼，在枝头颤颤地笑。一股花香悠然而来，那香是甜的，却不腻，像孩童脚踏递来的一勺蜂蜜，清亮亮地沁入心脾。若凑近了，能嗅到阳光晒暖的叶脉间藏着一丝青苹果的涩，转瞬又被花香裹住，化成绵绵的云，浮在鼻尖。偶有风吹过，花瓣簌簌，香便活了——是春踮着脚尖，在庭院撒了一路的碎银子。

山居闲坐，总带着温柔的烟火气与灵动的诗意。山风软软地抚过发梢，惹得人心尖发痒。你看新绿的藤蔓偷偷攀上老树，米粒般的蔷薇芽苞在墙头挤挤挨挨。这风啊，把春的碎语都吹散了，落在草尖上，便成了露；落在衣襟上，便开出一朵暖。

春晖透过竹枝摇曳的缝隙，筛下婆娑的光影，伴随着沙沙的声响，如同大自然亲昵的低语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花草的清新香气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此刻，时间仿佛凝固，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和放松。

近在咫尺的春山，云雾缭绕，片片缕缕的白云在天空嬉戏。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宛如一幅水墨画。阳光透过云层，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浪漫。

心中不禁涌起“此景只应天上有”的感慨，好像与世隔绝，只愿时间在此刻停留。

绿浪般的林间，鸟鸣声声，轻柔而温馨，如同春风拂面。猜想着，那“啾啾”是山雀的欢快，清脆如银铃；那“咕咕”是斑鸠的低吟，悠远如古琴；那“嘀哩嘀哩”是画眉的婉转，灵动如溪水。每一种鸟鸣，都在耳边鲜活地讲述着春天的故事，每一声都带着泥土的芬芳，每一句都含着生命的喜悦。

一树枝枝杈杈上冒出羽毛样的新芽，那些嫩绿的小芽就像一个个小脑袋探出来张望着世界。我好奇地询问正在捕捞泳池花瓣的隐山主人李森：“这是香椿树吗？”他笑道：“这是核桃树才发的芽。”我“哦”了一声，脸上露出赧色。

四月芳菲季，花期正盛时。清明假期，云台山碧水丹崖、灿烂花海的春日胜景迎来颜值巅峰，引来央视四次聚焦。隐山和其他民宿一样每天爆满，李森忙得像个小陀螺一样。忙里偷闲，他站在泳池边，挥网捞取水面上漂浮的海棠花瓣。我觉得海棠花瓣飘在蔚蓝的水池里更有诗意，他也许认为这样显得脏乱。他将花瓣捞干净，又拿着皮管，喷浇起墙角的小花园。绣球、菊花、海榄雌、香水月季的绿叶更加鲜碧了，那两株皋月杜鹃如出浴般红艳艳地乐开了花。

春日山居，时光如檐角滴落的雨，慢得能数清每一缕阳光的纹路。一株草、一朵云都藏着生命的欢喜。此刻，静坐山中，只留清风翻书，鸟鸣佐茶。原来，幸福不过是与万物共呼吸，在寻常里寻出诗意来。



榆钱满枝味清香

□朝 歌

周末回老家，一进院门就被老榆树上密密麻麻的榆钱震撼到了。这么多年，每到春季，总能收到老榆树的馈赠。

暖风轻抚，一簇簇榆钱压弯了枝头，像是在冲我微笑。这棵榆树已经快百岁了，是爷爷年轻时种下的。多年后的今天，我和儿子依然可以享受到爷爷多年前留下的“福利”。

“真甜，真香啊！”儿子伸手捋下一串榆钱往小嘴里塞，大口大口地嚼着，还不忘大声地向我喊，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。

在豫北乡下，每到春分前后，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踏青赏景，到田野里采摘野菜。榆钱不像其他野菜那样有苦涩味，嚼起来反而后味甘甜。榆钱像个贵族一样高挂枝头，成了这个时节“最靓的仔”。

至今，我还清晰记得小时候摘榆钱的情形。在春光明媚的周末，从储物间取出长钩竿，在榆树下铺好大塑料布。我背着钩竿，手脚并用爬上树，选个粗大的树杈坐好，双手握举钩竿，钩住榆钱的枝条不停地旋转，随着一声声“咔嚓”脆响，一枝枝满是榆钱的树枝重重地落在塑料布上。摘榆钱是最开心的，我和姐姐坐在塑料布上，一边摘一边吃，一丝丝清香在口中弥漫开来，还开心地讨论着榆钱怎样做更美味。如今想起来那个画面，依然有一种由心而生的幸福。

榆钱的吃法多种多样。榆钱可以生吃，洗净加入白糖，味道鲜嫩甘甜；也可以放入盐、酱油、辣椒油、蒜苗等调料，别具风味。榆钱还可以煮粥，葱姜蒜炒出香味，煮粥时放入榆钱煮熟即可，榆钱粥滑润喷香，味美无穷。欧阳修吃罢榆钱粥后，写下了“杯盘粉粥春光冷，池馆榆钱夜雨新”的诗句。

我最喜欢姥姥蒸的榆钱窝头。榆钱洗干净后撒上粗盐，放入适量玉米面和白面。大火蒸熟，出锅的窝头色泽碧绿，不粘不散，富有韧性和嚼劲，趁热吃上一口，唇齿留香。姥姥总能别出心裁地对蒸好的窝头进行二次加工，凉拌窝头、爆炒窝头、烩窝头饼丝……现在想起来，还让人回味无穷、满口生津。

1996年，因祖宅翻盖，院子里的老榆树要被伐掉做成檩条。我心里舍不得这棵陪我长大的老榆树，一再央求下，父母留下了这棵老榆树。可能是因为盖房子时，石灰水横流渗透的缘故，次年春天，这棵榆树迟迟不肯发芽。

那年，我毕业分配到了城里上班。每逢周末，我都会骑一个多小时自行车回老家，给老榆树施农家肥，再浇上几大桶水。有一天，姐姐从老家给我打来电话，说老榆树发芽了，枝条上还有细小的榆钱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泪如泉涌。我想，肯定是老榆树也舍不得我，又回来了。

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榆钱摇身成了餐桌上的“贵客”。每逢榆钱飘香时，老榆树总能给我们带来收获和惊喜，同时也唤醒我儿时的记忆。

城市中最亮的光

□罗远福

时光如流水，匆忙间，春已至深处。道路上的施工者，追赶着春天的步伐，身着单衣薄衫，甩开膀子大干。

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，随着城市的扩展，原先的道路通行量已跟不上发展的节奏，于是政府决定对这条路进行大修。

各种工程机械齐上阵，工人师傅忙碌地操作着。一部分施工者，用粗糙的双手握紧铁锹或榔头，上下挥舞，在工程机械难以触及的死角里作业，他们健硕的身躯，仿佛蕴含着拔山之力。

我站在道路旁，被施工者热火朝天的场所所感染，久久地凝视着。几个肌肤白皙、面色红润的靓女，在一旁谈论着这条道路：“看！施工进度多快，一天一个样，很快咱们就不用绕那么大圈子了，真让人高兴。”

这条正在施工的道路纵贯南北，由于其连接着几条东西走向的主干道，因而显得尤为重要。施工期间，机动车、电动车和行人相互交织，高峰时段有点拥堵，但人们没有埋怨之声，多是赞美之词。

路是人们出行的重要通道，宽敞、干净、漂亮的道路，是市民的期盼。路是每个人心中的桥，它是通往外界的纽带，倘若这个纽带绚丽多彩，人们的心情也会如霞光般灿烂。

路两旁的树枝在风中摇曳，稚嫩的叶子翠绿如玉。摇曳着满枝嫩叶的大树与树下穿着薄衫忙碌的施工者相映成趣，成为春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这些皮肤黝黑、汗流浃背的建设者，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，他们凭借体力劳动，为城市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城市或许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，但他们为城市的发展洒下了辛勤的汗水。

这些打工者，将年华奉献给城市建设，把汗水洒向高楼大厦，洒向市政建设，洒向城市中的每一项工程。他们用勤劳的双手，不嫌脏，不怕累，不惧危险，默默无闻，把城市建设得如诗如画。

看着这条道路一天一个样，又一条宽敞明亮的主干道即将展现在市民面前，实在令人欣喜。

我放慢了脚步，欣赏着沿途一处处美丽的风光，更敬佩执政的决策者和这些无名的施工者。

时令已至暮春，气温渐渐升高，施工者满头大汗。他们的身躯像这路旁的大树一样，抗严寒，傲冰霜，为迎来绿叶满枝贡献着自身的能量。他们朝饮白露，夕眠苍霞，手可摘星辰，负重前行。

在这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的时节，一拨又一拨的人们奔向户外，追逐春光、攀登春山，而这些身着反光安全背心的施工者，在演奏着机械和人工的交响曲，车灯照在他们身上，荧光闪烁，成为城市中最亮的光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
jzwbxq@163.com

（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）